

心王銘

前言：〈心王銘〉傳說為傅大士所作。關於傅大士的公案有：

梁武帝請講金剛經。士纔陞座，以尺揮按一下，便下座。帝愕然，聖師曰：

「陛下還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聖師曰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又一日講經次，帝至，大眾皆起。唯士端坐不動。近臣報曰：「聖駕在此，何不起？」士曰：「法地若動，一切不安。」

有偈曰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；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。纖毫不相離，如身影相似；欲識佛去處，祇這語聲是。」又曰：「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」

然而我寧可不相信：〈心王銘〉為傅大士所作。何以故？如「**心王亦爾，身內居停，面門出入，應物隨情。**」、「**心性雖空，貪嗔體實。**」這種知見，卻不比外道高明也。

因此今天之所以講〈心王銘〉，不為它講得好，故願推薦之；而是為它講得不好，當棒喝之。簡言之，為破邪顯正、清除殘渣故，講此銘也。

關題：「心王」，云何能稱「王」？能主宰也。如一般之所以謂為「有我」者，也是因誤認內有能主宰者，單向的主宰者。而佛法既肯定「無我」，即已確認內無能主宰者，無單向的主宰者。所以本無可稱為「王」者。

其實，就算世間有所謂「王」者，亦不可能是單向的主宰者。何以故？王可能離宰相、臣佐、子民、國土、歷史文化，而單稱為「王」嗎？當不可能！

於是「王」，既是眾緣所生法，云何能孤立、常住、單向而主宰呢？

同理，心亦爾。不能離所了別，而有能了別。故亦不可能孤立、常住、單向而主宰也。

或曰：心性本不動不搖！

答云：必藉相才能顯性，故性亦非孤立、非主宰也！

有人問我：「心像什麼？」答云：「像電腦！有硬體和軟體！」

或說：「心只像軟體，物才是硬體！」答云：「軟體可能獨自作用嗎？」

軟體不只不能獨自作用，甚至軟體還有「作業系統、應用程式、儲存檔案」等層次、架構的區別。

所以「心」，絕不會是「一顆單純的心」。若是一顆單純的心，便不會有衝突、煩惱矣！

是以在唯識學中，乃將心分爲八識。前七識又各有不同的「心所」，第八識則含藏無量無邊的「種子」也。

心所，爲別相也。識爲總相。

總之，當以「緣起萬端」來瞭解「心」，當以「性、相、體、用」來解析「心」；才能鞭辟入裡、究竟了義。反之，只含糊籠統地謂「觀心空王，有大神力；能滅千災，成就萬德。」便很容易與「梵我」、「神我」混淆不清也。

觀心空王，玄妙難測，無形無相，有大神力。

「有大神力」：單叫國王去打戰，行嗎？不行！何以故？必派軍隊才行！

所以是國王能指揮軍隊，而非國王能單獨去作戰也。

在佛法中，雖常謂「心如工巧畫師，能繪世間種種相。」然而若無紙、筆、顏料等，雖工巧畫師亦不能畫也。

甚至說繪畫的動機、繪畫的內容，又哪不與過去的緣、周遭的緣息息相關呢？

簡言之，既非心外有物，亦非物外有心。否則難免落入「自性見」的窠

白中。

能滅千災，成就萬德，體性雖空，能施法則。

「能滅千災」：那請問“千災何從而有？”豈非也是由心造就出來的？

或者竟是：心外有千災，而心能單獨滅之呢？同理，成就萬德亦然。

「體性雖空」：體跟性不同，應分別釐清，不能含糊帶過。

體者，總相也；故相變，體不能不變。以此謂之「體空」，可也！

性者，心以「能了別」為性，甚至說此性乃「本來清淨、不動不搖」者，

故是否謂之空？就看怎麼定義了！

「能施法則」：法則者，於法相的流轉變化中，所呈現出來不變的原則；

譬如因果等。

然而這些法則，是心所施設、造就的嗎？常謂有佛、無佛，法爾如是！

故心是「能悟法則」，而非「能施法則」也。

如科學上只能說「發現定理」，而不能說「製造定理」也。

觀之無形，呼之有聲，為大法將，心戒傳經。

「觀之無形」：我們常說：某人的心態不好、情緒不佳。請問心態不好、情

緒不佳，是從何去鑑定的呢？

所以雖不能說有形，也不能說無形。

「呼之有聲」：這就很難理解，為何能呼之有聲呢？

勉強說是：心能對境而作反應也。

「為大法將」：前說為王，今說為將，豈非矛盾呢？

「心戒傳經」：這句話的意思，不甚清楚。或者是「心傳戒經」之意。

如釋迦佛證道後，即能說法制戒，故謂之為「心傳戒經」也。

水中鹽味，色裡膠青，決定是有，不見其形。

「決定是有」：此之謂「有」者，亦不過是「相、用」爾！

哪能與具「普遍性」、「永恆性」的「心性」相比呢？

「三界唯心」，心已是最大的，還有比心更大的「水」嗎？

心王亦爾，身內居停，面門出入，應物隨情。

這種知見比外道還不如，何以故？有出有入者，必不出輪迴也。

外道就算認定有「神我」，還不致說會「面門出入」也。

所以認為「身內居停」，便已錯了；更哪堪能「面門出入」呢？太混了！

自在無礙，所作皆成；了本識心，識心見佛。

「自在無礙」：自在是什麼意思？自己在、別的不都在嗎？非也！

若心能自在無礙，為何眾生還有煩惱？

心其實包括很多知見、觀念，甚至習性。若彼互相衝突，眾生便不免煩惱。

故應從聞、思中建立正知見，才能使知見、觀念、習性，不致互相衝突。

若不互相衝突，才能無礙也。

「所作皆成」：不是作什麼事，都能成就的意思。如常謂「置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因能置心一處故，即無它事。以無它事故，當不必辦也。同理，「所作皆成」，即類於「所作皆辦」，該辦的已辦了，其餘的則無所謂爾！該辦的，乃開悟、證果也。

「了本識心」：一般而言，識乃就「相」而言，如所謂「根塵和合而生識」。而相乃流轉幻化，云何能了呢？

故能了者，乃心性也。了悟「本來清淨」的心性。

「識心見佛」：或問“從何能了？”從識心而能了！何以故？六七因中轉。從聞思中而能漸了也。

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，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。

佛者，有三種不同層次的定義：

1. 佛者，覺也。故不管相之覺照，性之覺悟，都是覺也。以凡夫都有見

聞覺知之用，故曰「眾生皆有佛性」。

2. 佛者，悟也。故能見性，方稱覺也。所謂「頓悟成佛」即此也。能覺悟者，至少是初果、初地以上的功夫。
3. 佛者，福慧圓滿也。

「是心是佛」：以有心故，能覺。包括相的覺知與性的覺悟。這是「共凡夫」的層次。

「是佛是心」：若覺悟者，則為見佛性、見心性也。這是「見道位」的層次。

「念念佛心」：云何悟後啟修？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。當轉相，而不被相轉也。這是「修道位」的層次。

云何轉相：從貪到不貪、瞋到不瞋。

「佛心念佛」：佛心者，真如心，或一真法界心也。故念的是「法身佛」毗盧遮那：光明遍照，量周沙界。念者：心相應也。

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，淨律淨心，心即是佛。

欲得見道，必從「聞、思、修，戒、定、慧」著手。

如八正道的次第：以聞得「正見」，以思得「正思惟」，以修而有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」等。最後再以「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」而能定慧等持，證得解脫也。

若對照《楞嚴經》所謂：「所謂攝心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；是則名為三無漏學。」

則若無正見啟首，光持戒、修定，是不足以發慧的。更哪能解脫、成佛呢？故必達「三輪體空」，方可謂「淨」也。

除此心王，更無別佛。欲求成佛，莫染一物。

王，可能一個人獨稱為王嗎？非也！故心，也非物外有心、相外有心。

心，就性而言，乃只能了別，而不能取捨、攀緣或造作。就相而言，屬眾緣所生法，其能「主宰」而稱為王嗎？

「欲求成佛，莫染一物」：欲求成佛，即已染矣！何能「莫染一物」呢？見性方能不著相也。

心性雖空，貪嗔體實。入此法門，端坐成佛。

「心性雖空」：心以「能了別」為性。故既不能說空，亦不能說有。

何以不能說空？相用不斷故。何以不能說有？必藉相才能顯性故。

「貪嗔體實」：就諸法緣起無自性的觀點而言，云何能謂「體實」呢？

若「體實」者，即貪嗔等都不能斷矣！

「端坐成佛」：外道皆端坐修定，何以不能成佛呢？

故當覺悟才能成佛，當定慧等持才能解脫。

到彼岸已，得波羅蜜。

「波羅蜜」：波羅蜜即是到彼岸之意。云何謂「到彼岸已，得波羅蜜」？

慕道真士，自觀自心，知佛在內，不向外尋。

「自觀自心」：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，云何「自觀自心」呢？

雖俗話常云：因果乃自作自受也。然嚴格講，作時與受時，已非同一人矣！

若有「自心」可觀，豈非我見、自性見呢？

「知佛在內」：心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亦非中間，云何謂「知佛在內」呢？

既心性是普遍性，云何在內呢？

「不向外尋」：欲覺悟者，當從聞、思、修而入門；這是向外尋，還非向外尋呢？

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；心明識佛，曉了識心。

「心明識佛」：若識即相也。乃不能以相而能見佛也。

心明悟佛，佛者，心性也。

「曉了識心」：識心如幻，無所曉了也！

從根本智啟後得智，曰曉了。識心者，有八識。

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從前看來，這是贅言，故不必再解釋矣！

離心非佛，離佛非心；非佛莫測，無所堪任。

同理，離心非佛，離佛非心，也是贅言，亦不必再解釋矣！

「非佛莫測」：如前謂“佛有三種層次”。

1. 若謂非福慧圓滿的佛，即不能測。則姑且不說我們不能測，如你就能測嗎？
2. 若謂非見性開悟，即不能測。則竟有誰能測呢？
3. 若謂非有佛性眾生，即不能測。則竟有誰不能測呢？

事實上，不當將「測與不測」，作二分法也。從解、行、證，而愈能測、愈能堪任也。

執空滯寂，於此漂沉；諸佛菩薩，非此安心。明心大士，悟此玄音。

「執空滯寂」：這空，是指頑空或斷滅空。寂是指寂靜無為。大致是指外道的修定，或小乘的偏於消極無為。

「於此漂沉」：小乘就算偏於消極無為，也不能說是漂沈。外道修定，雖不得解脫，卻可上昇長壽天。

故於此漂沈者，主要是指「執有滯相」的凡夫俗子。

「明心大士」：禪法常云「明心見性」，見性有見「空性」與見「心性」之別。

「悟此玄音」：只見「空性」而未見「佛性」，不足以謂為「悟此玄音」。

身心性妙，用無更改；是故智者，放心自在。

「身心性妙」：若謂「身」，只是相；則用必改，豈能「無更改」呢？

若謂「身」，是指性；然就空性而言，少形容為「妙」也。

故此句，當是指「真心性妙」。真心，以能了別為性，凡夫日用而不知。

雖不知，不失其妙也。

「是故智者，放心自在」：就心性而言，無所謂「放」或「不放」的差別。

故謂之為「本來清淨、不動不搖」也。

就相而言，初當戒慎、努力於轉染成淨。直到證得「無功用心」，方能放

心「自不在」也。

莫言心王，空無體性；能使色身，作邪作正。

「莫言心王，空無體性」：心既非無體，亦非有體。

何以非無體？以法界為體！

何以非有體？法相變，法界不能不變也。

同理，心既非無性，亦非有性。

何以非無性？以「能了別」為性。

何以非有性？必藉相才能顯性也。

「能使色身，作邪作正」：就《中觀》的思想而言，諸法都是相關互動的。

而非哪個能主導？哪個為附從？

譬如寒則求衣，飢則覓食。是心為主導，還是身為罣礙呢？

非有非無，隱顯不定。

此乃指「相、用」爾，非謂「性、體」也。何以故？相用隨緣而示現，故

或有、或無，隱顯不定。

至於性者，本不動不搖。哪能云「隱顯不定」呢？

體者，不常不斷，無始無終。哪能云「隱顯不定」呢？

心性雖空，能凡能聖；是故相勸，好自防慎。

卻非防慎，即能成聖。必由聞、思、修，戒、定、慧，才能超凡入聖。

剎那造作，還復漂沉；清淨心智，如世黃金。

「剎那造作」：造作，可修善，可作惡；未必皆造惡也。

故雖漂而未必沈。云何雖漂呢？若心作意，即造業也。以有我故，不出輪迴也。

「如世黃金」：黃金用完就沒了，黃金常起禍端，哪能與清淨心智相比呢？

般若法藏，並在身心；無為法寶，非淺非深。

智慧的法藏，雖盡虛空，遍法界；但還得透過有限的身心去覺悟、修證。

「無為法寶」：相是有為法，性才無為法。故此乃指所覺悟的性理。

「非淺非深」：云何非淺？凡夫俗子，日用而不知；故從生至生，由劫至劫，從不曾悟也。云何非深？若悟者，亦不過是「法爾如此，無所不在」爾！

諸佛菩薩，了此本心；有緣遇者，非去來今。

非「有緣遇者」，即能了也。而是當「精進修」者，才能了也。

若了此心性，既普遍，又永恆。則何止「非去來今」，必也「量周沙界」哩！